

黑道紀實黑道紀實黑道紀實黑道紀實黑道紀實

西方黑手黨黑社會

紀實

司徒甘龍—編著

廣西民族出版社

西 方 黑手党黑社会纪实

司徒甘龙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DK94/07

西方黑手党黑社会纪实

司徒甘龙 编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山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象州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94 20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3—2161—9 /I.539

定价：5.80元

目 录

一、东西方黑手党大亮相

日本靠黑帮支撑运转.....	(3)
臭名昭著的美国黑手党最大头目爱寅.....	(18)
黑手党染指大陆.....	(29)
“教父”背叛了奋斗四十年的黑手党.....	(49)
亚洲主要黑组织.....	(86)
黑手党威逼罗马.....	(89)
大法官陷入死亡圈套.....	(95)
西西里黑手党入侵美国.....	(103)
肯尼迪、黑手党和朱迪.....	(111)
黑手党冲击莫斯科.....	(116)
美国最成功的卧底“黑手党”.....	(118)
黑手党42个最强大的家族.....	(127)
黑手党为何屡禁不绝.....	(135)

二、东西方绑票大纪实

意大利总理莫罗被“撕票”.....	(143)
-------------------	---------

跨国大绑票·····	(159)
一起留美硕士生策划的特大绑架案·····	(188)

三、最隐秘的女人最恐怖

美国少女犯罪集团纪实·····	(196)
世界女恐怖分子大集合·····	(199)
最隐秘的杀手“白衣天使”·····	(213)
香港女匪首落网·····	(217)

四、国际贩毒集团大写实

金三角大“寨主”——坤沙·····	(222)
大毒枭坤沙·····	(228)
国际海洛因走私活动日益猖獗·····	(232)
“绅士”毒王表白：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商人·····	(235)
落入豪华监狱的大毒王·····	(239)
亚洲头号毒枭的终结·····	(241)
华裔贩毒集团首脑·····	(245)
将军贩毒畅通无阻·····	(247)

五、黑社会、黑道纪实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香港演艺界吃尽“黑”苦头·····	(252)
黑社会头目的幕后生活·····	(259)

世界最狡猾的骗子组织——尼日利亚黑帮·····	(265)
活跃中东的以色列“忍者”·····	(267)
美国“杀人狂魔”坐上电椅·····	(274)
新纳粹主义借尸还魂·····	(278)
台湾妇女谈“恶狼族”色变·····	(282)
纽约机场的流氓·····	(288)
海盗横行东南亚·····	(292)
智利“尊严村”黑幕·····	(299)
警匪之间的武器竞赛·····	(301)
纽约的地狱世界·····	(303)
中国罕见的军火走私案·····	(308)

东西方黑手党大亮相

日本靠黑帮支撑运转

港城神户花隈区一条小巷内，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身穿防弹背心的青年从一幢普通的白色房子里出来打扫门前的街道。房子对面一位系着白围裙清扫马路的老妇向他鞠躬问候。这个青年也向她深施一礼。

这所简朴的白色房子大门右侧挂着两块铜牌，其上写着该帮会的名称及其总公司的标志——一个工工整整的“山”字。这就是日本最大的犯罪集团，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之一——山口组的大本营。

邮递员或经常来访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这些黑社会成员。甚至电话簿上也有他们的名字。

黑帮分子的名字绝不保密。大本营底层墙上的一块大木板上挂着183块小牌，每个牌上均有一个用黑墨写的名字。这些名字牌严格按照身分大小、地位尊卑顺序排列。

办公室内终日亮着霓虹灯，因为窗户被厚厚的防弹窗帘遮着。一场有30人丧生的帮会火并之后，48岁的渡边喜则终于在1989年当选为山口组唯一首领，但数名强硬对手至今尚未承认这一决定。

花隈是个类似村庄的市区，与日本数千个其他市区毫无二致：街道狭窄，店铺不大，墙边摆着自动售货机，显得不

大雅观的电线杆上插着塑料花。尽管有黑帮分子存在，可这里的生活却未受任何干扰。街对面有座寺庙，隔几幢房子则是神户警察署。

跨 国 集 团

如今，日本黑社会成员和日本工业家一样，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

“彻底消灭他们的唯一途径是断绝其财源。我们虽竭尽全力，但收效甚微。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匪徒们总能很轻易地搞到钱。”神户警署打击犯罪团伙科科长锋崎五男说。

三百多年以前，他们在村镇为非作歹，主要靠赌博起家，因而被人称作“牙库扎”——一种老式赌博中最不吉利的数字组合“8—9—3”的音译。

黑帮分子早已越过其传统行业——设赌场、开妓院、贩毒品，干起了不动产买卖和金融生意，并生产工业品。此外，还插手艺术品市场，打入交易所。

“匪徒们已成为沟通、充实我国经济的重要玛赛克。”东京警署打击犯罪团伙办公室副主任丑田说。据官方估计，匪徒们的年销售额约为1.5万亿日元。但从其它渠道获悉，其年销售额实为此数字的5倍——相当于日本所有超级市场一年的总收入。

由于财富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黑帮分子们象其他所有财团一样，不仅向国内而且向国外不断扩大投资和占领新市

场。

歹徒们在东南亚各国、南朝鲜和台湾均设有分部，在澳大利亚和欧洲则有代理人。“匪徒的国际化是一种自然趋势。”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联帮调查局负责人说，“如果我们不象半世纪前黑手党魔爪开始伸出西西里岛时那样惊慌失措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近年来，在夏威夷购置旅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几家日本公司中，就有日本犯罪团伙的冒牌公司。日本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购置类似设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匪徒们的战略极其简单，”这位联帮调查局的官员说：“他们首先购置大量地皮，然后接管旅游公司，进而控制妓院、赌场、毒品商行和诈骗团伙。总之，与上述行当有关的一切设施，他们都想控制。”

日本犯罪团伙的许多“退休人员”纷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进入美国，美国当局担心匪徒们会利用夏威夷作为跳板打入美国。

忧心忡忡的并非只是美国人。澳大利亚有人曾建议通过一项阻止日本匪徒入境的法令。菲律宾政府亦吁请日本当局提供他们业已掌握的所有匪徒名单，以便他们一到马尼拉就能将他们捕获。然而，东京总是“言之有据”地拒绝此类要求。按照某些说法是“这样做会侵犯那些人的人权”。因此，菲律宾移民局指示所有边防哨所严密监视入境匪徒。这并不难，因为匪徒均按仪式将自己致残以示入伙决心：让人剥掉自己一两截手指直到露出关节；在身上刺上日本武士肖像，花卉或飞龙的彩色花纹。

近25年来，其匪徒的数量业已减少，但这并非归功于警

方，而是得力于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繁荣导致失业人数减少；匪徒自身结构亦随之变化——上万名匪徒经过业务培训，已改行成为受帮会控制的私人公司的职员。

80年代初，匪徒拥有4000多个帮会，各帮会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虽隶属某一犯罪集团，但行动不受任何束缚。目前，帮会已减少到3197个，分属三大犯罪集团——神户、大阪地区的山口组，东京的住吉连合及伊奈川会。其中以山口组实力最强：拥有2万名职业匪徒；全国47个行政区中，有37个驻有该团伙的代表。而且，其实力仍在不断壮大。

“现代武士”

山口组头领会见是在大阪市中心雅致的“日光”旅馆的茶厅进行的。当这位首领走下配有司机的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时，车旁站着两名贴身保镖。旅馆人员立即认出这位贵客，向他深深鞠躬致意。

这位首领衣冠楚楚：身穿极为考究的深色西服和浆得十分挺括的洁白衬衣，系着丝领带，手表上镶嵌着数颗小钻石。他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向后梳理的头发油光可鉴。

相互介绍的礼仪纯粹是日本式的：一种名片上的身份是几家经营合法生意的公司董事长；另一种名片上印着富有艺术性的黑体字：山口组最高首领之一。仅他自己的帮伙就有800名匪徒。“在社会上，人们管我们叫匪徒，但我们是封建时代武士的真正继承人。”这位虽有两种名片但均未署名的

魁首说：“今日之日本，唯有我们最讲原则，其他日本人——职员、官僚和政府——心里想的只是钱。而我们仍以古代武士为样板。”

匪徒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且习惯于这种传统和习俗。他们忍受数月之久的痛苦，让人在胸前背后自肩至踝刺上花纹；他们仍象古代武士那样效忠于自己的首领，以此博取他们的欢心。他们遵照头头命令砍掉一截手指。有时还为头头杀人，虽为此饱受数年铁窗之苦亦毫无怨言，甚至在狱中仍遵守帮规，从不越狱。

帮会头头犹如古代一名将军，而头头的头头渡边喜则无异于幕府将军——古代日本最高君主。他的生活的确如此气派：宅邸位于神户面临大海的山上，巨大的岩石砌成的高墙护卫着他家的几座精致花园，一个游泳池和洁白住宅。正门系白木所制，楼梯用花岗石堆砌而成。每当夜幕低垂时，两盏硕大的探照灯便将此巨大建筑群照射得如同白昼。三架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每一个接近这所宅院的人。邻居们怀着敬畏的心情望着这座“宫殿”。

在有些日本大众眼中，衣着笔挺、行动显然更为自由、生活更为富裕的匪徒并非流氓，而是英雄。

加入某团伙并成为撰写匪徒小说的作家阿部洋司说：“有关匪徒的影片日本人百看不厌，描写匪徒生活的书籍始终畅销不衰。匪徒以一种奇异的力量吸引着普通日本人。人们非常喜欢听匪徒的故事。”

一个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点名堂的匪徒，首先得让人认出自己的身份。为此，日本匪徒均戴墨镜、着彩色花服、留鬓发，有时还在上衣翻领上配戴帮徽。

对一般匪徒而言，纹身是其身份的主要标志。东京一位匪徒说：“为了不必干太多的活儿而能生活得好，就得另搞一套。我自我介绍时只要解开衬衫纽扣就行了，因为纹身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望而生畏。”

匪徒们有时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帮派交火在邻居中造成的“不良后果”向公众道歉。他们有时还以个人名义到法庭起诉。此外，他们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朝日艺能》），报道黑社会内幕及外界对他们的非议。

他们常利用公开机会（如安葬帮会首领）倾巢出动，意在使人将其视为当今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加以重视。

3月底，山口组大首领渡边喜则飞往冲绳岛去打高尔夫球。因该岛匪徒当时尚未归属大阪集团，警方担心他们发生冲突，故未让他下飞机，而令该机返航。不出几分钟，大阪街头便贴出标语：“山口组成员应效忠自己的首领，向使渡边喜‘丢脸’的警察施以报复！”

200多辆奔驰、凯迪拉克和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驶向大阪机场，停在机场主干道的中央。大小帮头从轿车上下来，均身穿精工制作的双排纽扣西服，戴着金表，手拿无线电话或步话机，信心十足，俨然一副挑衅模样。所有着陆区都被他们占据，连一个警察的影子都看不到。大阪国际机场被这支力量整整接管了一个半小时。茫然不知所措的群众惊愕地看到，渡边喜则乘坐1000型SEL黑色奔驰轿车从匪徒身边驰过时，大小头目边向他们的首领深深鞠躬，边齐声高呼：“万岁！万岁！”

车离人去数分钟后，才来了四名警察。

匪徒吸收20岁以下的青少年入伙。接纳新会员的仪式仪

仅是日本匪徒一生中将要亲历的众多礼仪中的第一个礼仪。入会仪式均在道地的日本饭店按照纯日本传统方式举行：老匪徒清一色和服。这名新成员则着一般服装。与会者彼此交换盛有日本米酒的酒杯，然后一饮而尽。最后，新成员领到一套和服和一枚帮徽。匪徒们常常希望新入伙者净身——夜间到圣城伊势神道圣龕前的河中沐浴。

匪帮最重要的仪式是新首领任职典礼——完全仿照日本天皇加冕仪式进行。1989年7月，渡边喜则经过长期帮派械斗之后任命为山口组最高魁首。整个任职典礼录了相并复制了650盒，然后用白色和金黄色包装纸精心包装好，作为这一“幸福时刻”的纪念品分发给众匪徒，日本最重要的电视公司之一东京广播公司无权接受此录相带。后来，它设法搞到一盒，刚播送了4分钟，便被匪徒罚款1000万日元，理由是，它侵犯了转录权。

犯罪团伙并不给其成员发钱，相反，基层组织成员每人每月必须向其小头目交纳5万日元。这位基层小头目每月再孝敬给其顶头上司30万日元。后者再将更多的钱进贡给自己的头头。东京某较大团伙的一位成员说：“他们（指其部下）如何挣钱，我根本不管，只要按时把钱交给我就行。”结果，最高首领每月收入可高达数百万日元。帮会组织则设法为其成员搞地盘，提供保护，让他们通过多种途径赚钱：贩卖毒品或开妓院；开设赌场或敲诈勒索；或上述行为一齐干。

传统行当

依照日本法律，卖淫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按摩院和近乎裸体的少女为狎客提供快速性服务、距到处设有的警察哨所往往仅数米之遥的“玫瑰绣房”的生意却分外兴隆。

匪徒们从事这种行当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经常到全国各地为东京著名的吉原妓院购买贫苦农家之女。今日日本之经济空前繁荣，原操此青楼生活的日本少女已寥若晨星。于是，匪徒们不得不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物色烟花女。

曼谷报纸刊登广告，称日本一所“大学”愿为泰国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惟行家深知，此乃匪徒所为。面试时，男大学生悉被打发回家，只有最漂亮的姑娘才获准享受“奖学金”。匪徒们在马尼拉所做的广告则更为露骨：日本“歌舞团”招聘“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和女歌手。”

一到日本，这些姑娘的护照“出于安全考虑”均被匪徒收去。而行前许诺的“奖学金”或“薪金”扣除交通费、旅馆费及伙食费后所剩无几。她们自身则沦为匪徒人质。眼下含泪卖笑为匪徒赚钱的外国少女约有6万名（其中还有几名欧洲少女）。

赌博在日本同样是非法的，但日本到处设有自动赌博机。这种极其单调无聊的装置所发出的丁零咣啷声终日不绝于耳。数十万日本人蹲坐在这种赌博机前的时间远远超过从

事其他业余活动的时间，而所花费的钱亦多于看电影下饭馆的开销。日本全国1.4万家赌场均由匪徒一手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匪徒们进而垄断了毒品生意。1940年，日本政府下令生产一种被称作“shabu”的安非他明，供长时间飞行的空军驾驶员或战争后期神风敢死队员最后与敌同归于尽前服用，甚至还供弹药厂工人服用，以便使他们能更加精力集中地坚持生产。战后，军队仓库尚存有大量“shabu”，匪徒们后来成功地将这批存货搞到手。此后，大学生、夜班工人、演员、出租汽车及卡车司机，总之，所有头脑必须长时间保持清醒的人均成为匪徒“shabu”的顾客。

国内严禁出售用于制药的化学药品，无法继续生产“shabu”。匪徒们便在国外生产这种麻醉剂：80%产自台湾，15%产自南朝鲜，5%产自泰国。这是一种利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意：生产厂家每公斤只要80万日元的“shabu”，到东京转手一卖，竟暴涨到4千万日元。

走私药品总难免被查获。最近，日本警方在运自台北的冰冻金枪鱼肚内发现66公斤“shabu”。这批走私货基本上还是半个世纪前用于提神的那种兴奋剂，只不过改换了名称：匪徒们将其称作“机票”，意即一撮“shabu”售价相当于从东京到大阪的一张飞机票价钱。一位在涩谷市贩卖毒品的青年匪徒说，他常常把这种毒品与星期日棒球比赛入场券搭配出售：一张入场券3千日元，一小撮“shabu”1.4万日元。

日本严禁私人拥有武器。国内52万枝猎枪均按规定进行登记并定期检查。但匪徒们大多拥有武器，就象拥有职业标